

##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 6

本書由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 策劃

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 / 譯

洪世謙 / 法文審訂

在什麼方面平等與不平等呢？  
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因為這正是難題之所在，  
也是政治哲學之所在。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第三卷第12章1282b21

歧義並非錯誤認識，  
因此不需要知識的補遺；

歧義亦非錯誤理解，  
因此並不要求詞語淨化。

歧義的情況是，在爭執說話  
內容的意義時，已經構成了  
話語情境之理性本身。

而「話語之可能性條件」  
的整體，說明了人之所  
以是政治動物的基礎。

# 歧義 政治與哲學

## La mésintelligence

共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 著



《LA MESENTENTE》  
DE JACQUES RANCIERE  
Copying © EDITIONS GALILEE 1995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 6

## 歧義

*La méésentente*

作者 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策劃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譯者 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  
法文審訂 洪世謙  
責任編輯 林淑萍

主編 王德威 (David D. W. Wang)  
編輯總監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886) 2-25007696 傳真：(886) 2-25001966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 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30~12:00；13:30~17:00  
24 小時傳真服務：(886) 2-25001990；25001991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印刷 前進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1 年 5 月 12 日

定價：320 元  
ISBN：978-986-173-577-1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http://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 策劃

麥田出版



批判理論翻譯叢書 6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人文社會理論研究室策劃

劉紀蕙、林淑芬、陳克倫、薛熙平 / 譯

洪世謙 / 法文審訂

*La mésintelligence*

歧義

政治與哲學

洪席耶 Jacques Rancière / 著



## 【目錄】

序 7

第一章 政治的起點 17

第二章 過錯：政治與治安 47

第三章 歧義之理性 83

第四章 從「元政治」到「後設政治」 109

第五章 民主，抑或，共識 157

第六章 在其虛無主義時代的政治 199

後記 229

一、感受性體制、話語的理解與歧義、理性與計算、「空」 劉紀蕙

二、「政治哲學」、政治、治安 林淑芬

三、民主／後一民主、共識 陳克倫

四、人、人性、人權、人道主義 薛熙平

參考書目 279



## 序

在什麼方面平等與不平等呢？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這正是難題之所在，也是政治哲學之所在。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三卷第12章1282 b 21

政治哲學存在嗎？這個問題顯得不甚適當，其原因有二：首先，從我們的哲學傳統之開端，便已經存在著對於共同體與其目的之反省，以及對於律法與其根基的思考，而此種思考一直具有生命力；其次，政治哲學對於其復返以及新興生命力的大聲宣示，已經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馬克思主義將政治視為社會關係的表現方式與替代面具，使得政治屈從於社會性，並且使政治被社會科學所占據，而被長久羈絆。在國家馬克思主義瓦解與烏托邦終結之今日，由於社會性的撤退及其曖昧性，政治哲學因此復返，並且重新獲得了政治本身純粹原則與形式之反思。

*Fr.10*

然而，這個復返卻揭露了幾個問題。當這個復返的政治哲學不將自身局限於其歷史中著名或是被遺忘的特定文本之評論，其（政治哲學）思考便難以超越國家行政官僚對於民主與法律，以及權利／法律（le droit）與法治（l'État de droit）的爭議。簡言之，這個復返的政治哲學似乎特別著重於如何確認古典教條與所謂自由民主國家的合法形式之間的聯繫。但是，這個復返的政治哲學與做為其對象的政治之間所假設的相符性並沒有充分的證據。當人們以社會、社會運動或社會科學之名質疑政治時，政治仍然呈現其從街頭到工廠或學校的出現模式與實踐場域的多樣性。但是，當今復返的政治卻表現於這些模式的謹慎或是場域的闕如。人們或許會說，被淨化的政治正好重新找到了審議與決定共同利益的適當場所——討論與立法的議會，解決事務的國家領域，監督此審議與決策是否合於該共同體立基之法的最高司法機構。很不幸的是，這些場所本身卻正好暴露了令人失望的各種說法，包括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如此慎重地考慮、決策會自然形成、任何政治的工作都只不過是世界市場需求之適當調節，以及此調節之得失有其公平分配之原則。因此，政治哲學的復返，透過各種權威代表的介入，同時也宣稱了政治的不存在。

這個獨特的關聯性，必須回溯政治哲學出現的第一個明顯事實：即使哲學往往都包含政治，也不能證明政治哲學就是哲學之樹的自然旁枝。在笛卡兒處，政治便不被列為哲學主幹的旁枝。醫學與道德顯然涵蓋了所有其他哲學交會的範疇。在我們傳統中第一位面對政治的人是柏拉圖，他只以極端例外的形式處理此問題：蘇格拉底做為哲學家，他從來沒有思考過雅典的政治；他是唯一「實踐真實政治藝術」的雅典人，而以**真正的**政治來對抗在雅典以政治之名所進行之事。<sup>1</sup>政治與哲學的第一次交會，是個二選一的情況：政客的政治，或是哲學家的政治。

Fr.11

這種柏拉圖式區分的直截，闡明了政治哲學所承諾及政治手段的謹慎之間的曖昧關係。無論政治反思如何具有批判力，政治哲學並沒有它就是哲學之自然旁枝的任何證據。首先，沒有任何哲學是來自對於人類行為各種偉大形式或是其法則的反思——無論是科學、藝術、政治或其他；哲學並不藉區分來做為哲學自身之基本概念範疇，或是做為哲學反省自身以及其法則的範疇。哲學的獨特對象，正是政治、藝術、科學及任何其他思想活動交會的思想環節；這些環節本

---

1 Plato, Gorgias, 521 d.

身便攜帶著悖論、衝突與特定難題（*aporie*）的標記。亞里斯多德以一句話向我們指出，做為名詞的「哲學」與做為形容詞的「政治性」（*politique*）之最早交會：「在什麼方面平等與不平等呢？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這正是難題之所在，也是政治哲學之所在。」<sup>2</sup>當哲學擁抱此屬於政治的難題或困境時，哲學便成為「政治性」的。政治是以平等為原則所進行的活動——我們會回到這一點；然而，此平等原則在共同體組成分子的分配難題中發生了變化：關於什麼事情的平等？在什麼人之間的平等？是「哪些事情」？「哪些人」？平等如何由平等與不平等所構成？這些就是屬於政治的難題，也因此政治成為哲學的難題，一個屬於哲學的課題。我們不應該採取以哲學來拯救政治、科學與藝術之實踐者的虔誠觀點，也不該認為哲學可以透過其實踐原則來說明其難題的原因。哲學不會拯救任何人，而也沒有任何人會要求哲學之拯救。雖然社會需求已經建立了習慣性的法則，使得政治家、律師、醫師或是任何其他機構要合作思考問題時，都會邀請哲學家以其專家身分加入，來發表一般性的感想。但是，為了使這種對於哲學的邀請能夠產生一些思考的效果，

Fr.12

---

2 Aristotle, *Politique*, IV, 1282 b 21.

必須要在此交會處尋找其中「歧義」(mésemtente)之點。

由於歧義，我們領會了一種被限定的說話情境類型：對話中之一方同時理解(entend)與不理解另一方所說的話。歧義並不是指一方說白色而另一方說黑色的衝突，而是另一種衝突，也就是雙方都說白色，但是所理解的卻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或是完全不理解另一方以白色之名所說的同一件事。此處的概括陳述，顯然需要更為準確的界定，以便使我們進行一些區分。歧義不是錯誤認識(méconnaissance)。誤識觀念假設對話的一方或是另一方，或是雙方的單純無知、刻意掩飾，或是內在蒙蔽之效果，而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或是不知道另一方在說什麼。歧義也不是由於詞語之不精確而導致的錯誤理解(malentendu)。今日特別受到重視的一種古老智慧哀悼人們之難以彼此了解，因為人們所交換的詞語過於模糊。這個古老智慧要求我們無論何處——尤其是涉及真理、善與正義時——都要嘗試賦予每一個詞語有別於其他字義的確切意義，並且放棄那些不表示確切屬性或是那些帶有同音異義之混淆詞語。於是，這種智慧以哲學為名，取用語言經濟學之規則，做為哲學特有的實踐方式。相反的情形也會發生。這種智慧抨擊哲學，認為哲學提供了空洞詞語與無法還原的同音異義，並且建議每一種人類活動都

要透過清除所有被哲學侵占的詞彙與概念，來理解自身。

關於錯誤認識及錯誤理解的爭論，召喚了兩種語言治療的處方，兩者類似地都在尋找說話意謂著什麼的解答。其局限顯而易見。第一種處方必須時常預設錯誤認識之背面便是被保留的知識；第二種處方則在各種範疇強加理性的禁令。然而，多數理性運作的話語情境，都可以放在一種特定的歧義結構中來加以思考。歧義並非錯誤認識，因此不需要知識的補遺；歧義亦非錯誤理解，因此並不要求詞語純淨化。歧義的情況是，在爭執說話內容的意義時，已經構成了話語情境之理性（*rationalité*）本身。對話者既理解又不理解同樣詞語中的同樣事物。X同時理解與不理解Y，其背後有各種不同的理性：原因是當清楚地理解另一方在說什麼的同時，他卻無法看到（*voit*）另一方所論及的對象（*objet*）；或者，原因是他理解並且必須理解同一個詞語之內的另一個對象，看見並且希望揭示同一項論證中的另一種理性。於是，在《理想國》（*République*）中，「政治哲學」始於所有人都同意但是卻帶有歧義論點的冗長協議：正義是給予每一人其所應得之分額。要說出其所理解的正義，最方便的作法，無疑是讓哲學家運用有別於詩人、商人、演說家與政客的完全不同之詞語。神祇顯然並不提供這些詞語，而迷戀語言本身的

人，也只能夠在完全無法被理解的代價之下，提供一些補充而已。當哲學遇見詩、政治與誠實商人的智慧時，哲學便必須使用他人的詞語，以便說明哲學所說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在此處，歧義發生了：這並不只是誤解而已，這單純地說明了使用他人的同樣話語，而他人卻不知道。

這也就是說，歧義並不僅僅發生在詞語層面而已。一般來說，歧義發生於說話的情境本身。此處，歧義與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透過歧論（différend）之名而釐清之概念的問題不同。歧義無關慣用語體制之異質性問題，也無關異質論述類型的判別法則存在與否的問題。歧義所關係的，與其說是辯論本身，更應該說是關於什麼是可辯論的根本問題；也就是說，是關於 X 與 Y 之間某個共同對象在場或不在場的問題。歧義關乎共同對象之感受性的呈現，也就是對話者呈現此對象之特性本身。歧義的極端情境是，X 無法看到 Y 向他呈現的共同對象，因為他無法理解 Y 所發出的聲音，其實構成了與他自己所使用的相似詞語以及詞語配置。正如我們將會討論到的問題，這個極端情境首先涉及了政治（la politique）。當哲學同時遭遇了政治與詩，歧義便關係著使用話語來爭論之人的問題。歧義之結構，處於當論證觸及了討論對象及討論資格如何得以構成的爭議之處。

以下的章節將會嘗試界定一些路標，以便理解被當作哲學對象之政治難題背後的歧義。我們要檢驗以下幾個假設：被稱作「政治哲學」者，恰恰好正是哲學試圖要終結政治的一套思想操作；此思想操作是為了要抹消屬於政治實踐的思想鬧劇。這個理論鬧劇（scandale théorique）不是其他，而正是歧義之合理化：使政治成為鬧劇對象的原因是，就合理性而言，政治是具有歧義合理性的活動。於是，透過哲學的政治之歧義，基本上便有歧義之合理性的簡化。哲學將歧義逐出自身，於是此操作自然地等同於要「真正地」進行政治之籌畫，並且實踐政治所謂的真正本質。哲學不會因為政治是重要的，並且必須進行干預，而成為「政治性」；哲學成為政治性的，是因為必須澄清政治之合理化情境，而這正是哲學之為哲學的一個條件。

這本書依照下列順序展開：首先，從被認為創始者之亞里斯多德定義**政治的特有話語**（logos）開始。然後，在話語—政治性動物（l'animal logico-politique）之限制性條件下，我們嘗試揭露話語自身的分歧（se divise），而使政治之屬性出現，這是哲學拒絕柏拉圖，而試圖從亞里斯多德那裡所挪借之處。從亞里斯多德的文本出發，以及此文本所未及之處，我們將試圖回答以下的問題：政治之名（le nom de

politique) 有什麼特殊性可供思考？對於此特殊性的思考，會使我們必須先將其從政治的一般意義區分開來。我建議將一般意義下的政治，保留以「治安」(police) 之名稱呼。以此處的區分開始，我們首先試圖定義屬於政治理性的歧義邏輯，然後處理「政治哲學」之原理與宏大形式，而這些政治哲學恰恰覆蓋了此區分。我們接著試圖思考在政治實踐的領域中，「政治哲學」之復返所帶來的影響。從此處，我們可以導引出幾個思考的地標，以便釐清民主之名如何被理解，此民主及其實踐與共識體系之正當化有何差別，從而可以評估以政治終結及其復返之名所進行的實踐意謂著什麼，也可以評估對於以無疆界之人性為名而狂熱，以及對於以非人性統治之名表達哀悼所牽涉的問題。

Fr.16

我必須在此處表達雙重的感謝：首先，我要向那些慷慨地邀請我討論關於政治、民主及正義的人致謝，他們最終說服我，使我發現有一些特別要說的問題；其次，我也要向那些透過公開的、私下的，以及偶爾沉默的對話而激發我靈感的人致謝，他們使我致力於這些特殊性的定義工作。他們每個人都知道此處匿名的致謝中他們自己所占據的位置。